

舊唐書

書

卷

一

一

唐書列傳卷第十六

房玄齡

杜如晦

劉

駒

房喬字玄齡齊州臨淄人曾祖翼後魏鎮遠將軍宋安郡公襲壯武伯祖熊字子釋褐州主簿父彥謙好學通涉五經隋涇陽令隋書有傳玄齡幼聰敏博覽經史工草隸善屬文嘗從其父至京師時天下寧晏論者咸以國祚方永玄齡乃避左右告父曰隋帝本無功德但誑惑黔黎不爲後嗣長計混諸嫡庶使相傾奪儲后藩枝競崇淫侈終當內相誅夷不足保全家國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彥謙驚而異之年十八本州舉進士授羽騎尉吏部侍郎高孝基素稱知人見之深相嗟挹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覩其聳耳壑凌霄耳父病綿歷十旬玄齡盡心藥膳未嘗解衣交睫父終酌飲不入口者五日後補隰城尉會義旗入關太宗徇地渭北玄齡杖策謁於軍門溫彥博又薦焉太宗見

便如舊識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叅軍玄齡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
無不爲賊寇每平衆人競求珍玩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
有謀臣猛將皆與之潛相申結各盡其死力旣而隱太子見太宗
勲德尤盛轉生猜間太宗嘗至隱太子所食中毒而歸府中震駭
計無所出玄齡因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禍機將發天下恟
恟人懷異志變端一作大亂必興非直禍及府朝正恐傾危社稷
此之際會安可不深思也僕有愚計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寧區夏
內安宗祏申孝養之禮古人有云爲國者不顧小節此之謂歟孰
若家國淪亡身名俱滅乎無忌曰久懷此謀未敢披露公今所說
深會宿心無忌乃入白之太宗召玄齡謂曰卽危之兆其迹已見將
若之何對曰國家患難今古何殊自非霄聖欽明不能安輯大王
功蓋天地事鍾壓紐神贊所在匪藉人謀因與府屬杜如晦同心
勦力仍隨府遷授秦王府記室封臨淄侯又以本職兼陝東道大
行臺考功郎中加文學館學士玄齡在秦府十餘年常典管記每

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藁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爲我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耳隱太子以玄齡如晦爲太宗所親禮甚惡之譖之於高祖由是與如晦並被驅斥隱太子將有變也太宗令長孫無忌召玄齡及如晦令衣道士服潛引入閤計事及太宗入春宮擢拜太子右庶子賜絹五千匹貞觀元年代蕭瑀爲中書令論功行賞以玄齡及長孫無忌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爲第一進爵邢國公賜實封千三百戶太宗因謂諸功臣曰朕敘公等勲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許自言皇從父淮安王神通進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力筆之吏功居第一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得兵來未嘗身履行陣山東未定受委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沒及劉黑闥翻動叔父望風而破今計勲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緣私濫

與功臣同賞耳初將軍丘師利等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拍天以手
畫地及見神通理屈自相謂曰陛下以至公行賞不私其親吾屬
何可妄訴三年拜太子少師固讓不受攝太子詹事兼禮部尚書
明年代長孫無忌爲尚書左僕射改封魏國公監修國史旣任揔
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已有之明達
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不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
物隨能收敘無隔卑賤論者稱爲良相焉或時以事被譴則累曰
朝堂稽顙請罪悚懼踧踖若無所容九年護高祖山陵制度以
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十年與司空長孫無忌等四人並代襲刺史
以本官爲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事竟不行十三年加太子少師
立齡頻表請解僕射詔報曰夫選賢之義無私爲本奉上之道當
仁是貴列代所以弘風通賢所以協德公忠肅恭懿明允篤誠草
昧霸圖綢繆帝道儀形黃閣庶政惟和輔翼春官望實斯著
而忘彼大體徇茲小節雖恭教諭之職乃辭機衡之務豈所謂弼

予人共安四海者也。玄齡遂以本官就職。時皇太子將行拜禮。備儀以待之。玄齡深自卑損。不敢修謁。遂歸于家。有識者莫不重其崇讓。玄齡自以居端揆十五年。女爲韓王妃。男遺愛尚高陽公主。實顯貴之極。頻表辭位。優詔不許。十六年。又與主廉等同撰文。思博要成。錫賚甚優。進拜司空。仍綜朝政。依舊監修國史。玄齡抗表陳讓。太宗遣使謂之曰。昔留侯讓位。實躡辭榮。自懼盈滿。知進能退。善覽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蹤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又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玄齡遂止。十八年。與司徒長孫無忌等圖形於凌煙閣。讚曰。才兼藻翰。思入機神。當官勵節。奉上忘身。高宗居春宮。加玄齡太子太傅。仍知門下省事。監修國史。如故。尋以撰高祖太宗實錄成。降璽書褒美。賜物一千五百段。其年玄齡丁繼母憂。去職。特勅賜以昭陵葬地。未幾起復本官。太宗親征遼東。命玄齡京城留守。手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之憂矣。軍戎器械。戰士糧廩。並委令處分。發

遣玄齡屢上言敵不可輕尤宜誠慎尋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爲主參考諸家甚爲詳洽然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採詭譎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爲綺豔不求篤實由是頗爲學者所譏唯李淳風深明星曆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最可觀採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摠題云御撰至二十年書成凡一百三十卷詔藏于秘府頒賜加級各有差玄齡嘗因微譴歸第黃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君爲元首臣號股肱龍躍雲興不嘯而集苟有時來千年朝暮陛下昔在布衣心懷拯溺手提輕劍仗義而起平諸寇亂皆自神功文經之助頗由輔翼爲臣之勤玄齡爲最昔呂望之扶周武伊尹之佐成湯蕭何關中王導江外方之於斯可以爲匹且武德初策名伏事忠勤恭孝衆所同歸而前宮海陵憑

凶恃亂于時事主人不自安居累卵之危有倒懸之急命視一刻身縻寸景立齡之心終始無變及九年之際機臨事迫身被斥逐闕於謨謀猶服道士之衣與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於臣節自無所負及貞觀之始萬物惟新甄吏事君物論推與而勲庸無比委質惟舊自非罪狀無赦搢紳同尤不可以一犯一愆輕示遐棄陛下必矜立齡齒髮薄其所爲古者有諷喻大臣遣其致仕自可在後式遵前事退之以禮不失善聲今數十年勲舊以一事而斥逐在外云云以爲非是夫天子重大臣則人盡其力輕去就則物不自安臣以庸薄忝預左右敢冒天威以申管見二十一年太宗幸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立齡時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立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立齡但云李緯好騷鬚更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其爲當時準的如此二十三年駕幸玉華宮時立齡舊疾發詔令卧惣留臺及漸篤追赴宮所乘擔輦入殿將至御座乃下太宗對之流涕立齡亦感咽

不能自勝勅遣名醫救療尚食每日供御膳若微得減損太宗即喜見顏色如聞增劇便爲改容悽愴玄齡因謂諸子曰吾自度危篤而恩澤轉深若孤負聖君則死有餘責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東討高麗不止方爲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屆洎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今古爲中國患者無如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陀鷁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以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換於倭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計擊陛下責其逆亂弑主虐人親撻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月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掩峻陵之枯骨比功較德萬倍前王此聖心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覩夷狄之將

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筭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筆邁鍾張辭窮班馬文鋒旣振則管磬自諧輕翰暫飛則花驍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羣臣以禮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訴斯絕好生之德焚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見鸛荷稻梁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乘吮思摩之瘡登堂臨魏徵之柩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負填道之薪則精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臣心識昏憤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爲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實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是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爲陛下惜之者蓋此謂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謂陛下威

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鼈玄畜之，且從闊略。若必欲絕其種類，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使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行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轉車而掩泣，抱枯骨以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冤痛也。且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爲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爲愧。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爲舊王雪恥，外爲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誠，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舩，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旦夕入地，所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嶽謹罄殘魂餘息，預代

結草之誠儻蒙錄此哀鳴即臣死且不朽太宗見表謂玄齡子婦
高陽公主曰此人危懼如此尚能憂我國家後疾增劇遂斃蓋死牆
開門累遣中使候問上又親臨握手敘別悲不自勝皇太子亦就
之與之訣即日授其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中散大夫使及日
前見其通顯尋薨年七十廢朝三日冊贈太尉并州都督諡曰文
昭給東園秘器陪葬昭陵玄齡嘗誡諸子以驕奢沉溺必不可以
地望凌人故集古今聖賢家誡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
留意足以保身成名又玄素家累葉忠節是吾所尚汝宜師之高
宗嗣位詔配享太宗廟庭子遺直嗣永徽初爲禮部尚書汴州刺
史次子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官至太府卿散騎
常侍初主有寵於太宗故遺愛特承恩遇與諸主皆禮秩絕異主
旣驕恣謀黜遺直而奪其封爵永徽中誣告遺直無禮於己高
宗令長孫無忌鞠其事因得公主與遺愛謀反之狀遺愛伏誅公
主賜自盡諸子配流嶺表遺直以父功特宥之除名爲庶人停玄

齡配享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曾祖皎周贈開府儀同大將軍遂州刺史祖徽周河內太守祖果周溫州刺史入隋工部尚書義興公周書有傳父吒隋昌州長史如晦少聰悟好談文史隋大業中以常調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深所器重顧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爲棟梁之用願保崇令德今欲俯就卑職爲須少祿俸耳遂補滏陽尉尋棄官而歸太宗平京城引爲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摠管府長史時府中多英俊被外遷者衆太宗患之記室房玄齡曰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大驚曰爾不言幾失此人矣遂奏爲府屬後從征薛仁果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嘗參謀帷幄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爲時輩所服累遷陝東道大行臺司勳郎中封建平縣男食邑三百戶尋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天策府建以爲從事中郎畫象於丹青者十有八

人而如晦爲冠首令文學褚亮爲之贊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其見重如此隱太子深忌之謂齊王元吉曰秦王府中所可憚者唯杜如晦與房玄齡耳因譖之於高祖乃與玄齡同被斥逐後又潛入畫策及事捷與房玄齡功等擢拜太子左庶子俄遷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賜實封千三百戶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仍摠監東宮兵馬事號爲稱職三年代長孫無忌爲尚書右僕射仍知選事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代之譽談良相者至今稱房杜焉如晦以高孝基有知人之鑒爲其樹神道碑以紀其德其年冬遇疾表請解職許之祿賜特依舊太宗深憂其疾頻遣使存問名醫上藥相望於道四年疾篤令皇太子就第臨問上親幸其宅撫之流涕賜物千段及其未終見子拜官遂起遷其子左千牛構爲尚舍奉御尋薨年四十六太宗哭之甚慟廢朝三日贈司空徙封萊國公諡曰成太宗手詔著作郎虞世南曰朕與如晦

君臣義重不幸奄從物化追念勲舊痛悼于懷卿體吾此意爲制碑文也太宗後因食瓜而美愴然悼之遂輟食之半遣使奠於靈座又嘗賜房立齡黃銀帶顧謂立齡曰昔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唯獨見公因泣然流涕又曰朕聞黃銀多爲鬼神所畏命取黃金帶遣立齡親送于靈所其後太宗忽夢見如晦若平生及曉以告立齡言之歔歔令送御饌以祭焉明年如晦亡日太宗復遣尚宮至第慰問其妻子其國官府佐並不之罷終始恩遇未之有焉子構襲爵官至慈州刺史坐弟荷謀逆徙於嶺表而卒初荷以功臣子尚城陽公主賜爵襄陽郡公授尚乘奉御貞觀中與太子承乾謀反坐斬如晦弟楚客少隨叔父淹沒於王世充淹素與如晦兄弟不睦譖如晦兄於王行滿王世充殺之并囚楚客幾至餓死楚客竟無怨色洛陽平淹當死楚客泣涕請如晦救之如晦初不從楚客曰叔已殺大兄今兄又結恨棄叔一門之內相殺而盡豈不痛哉因欲自剄如晦感其言請於太宗淹遂蒙恩宥楚客因

隱於嵩山貞觀四年召拜給事中上謂曰聞卿山居日久志意甚高自非宰相之任則不能出何有是理耶夫涉遠者必自邇外高者必自下但在官爲衆所許無慮官之不大爾兄雖與我體異其心猶一於我國家非無大功爲憶爾兄意欲見爾宜識朕意繼爾兄之忠義也拜楚客蒲州刺史甚有能名後歷魏王府長史拜工部尚書攝魏王泰府事楚客知太宗不悅承乾魏王泰又潛令楚客友朝臣用事者至有懷金以賂之因說泰聰明可爲嫡嗣人或以聞太宗隱而不言及豐發太宗始揚其事以其兄有佐命功免死廢于家尋授虔化令卒如晦叔父淹淹字執禮祖業周豫州刺史父徵河內太守淹聰辯多才藝弱冠有美名與同郡韋福嗣爲莫逆之交相與謀曰好嘉遁蘇威以幽人見徵擢居美職遂共入太白山揚言隱逸實欲邀求時譽隋文帝聞而惡之謫戍江表後還鄉里雍州司馬高孝基上表薦之授承奉郎大業末官至御史中丞王世充僭號署爲吏部大見親